

西湖情調



西湖情泪

宋 歌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金深
封面设计：宣森
插图：阴衍山

西 湖 情 泪

Xi hu Qing lei

宋 歌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9 1/16 · 插页 2 字数 188,500

1986 年 11 月 第 1 版

1986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9,710

统一书号：10093 · 735

定价：1.55元

目 录

问君能有几多愁	1
柳泉遗恨	47
西湖情泪	98
又是孤鸿	146
大江茫茫	190
胡笳声声	244

问君能有几多愁



(一)

在迷离恍惚中，李煜好象又回到了莺飞草长、杂花生树的江南。幽暗里，万里长江好似一条摇头摆尾的大鱼，自由自在地游在苍茫的大地上。一层一层波浪，有如银光闪烁的鳞片，在茶花丛中、苍翠的竹林里明明灭灭。渔帆就象一只只白翅膀的水鸟，在浓绿的竹林里翩然飞起，然后又悠然落

下，一直漂到天水相连的地方。江的对岸，郁郁葱葱地现出一片城郭，那高耸的城墙，锯齿般的垛口，剪影一样的谯楼，看起来是那样地威严、那样地亲切。

这是故国的都城啊！

他真想快些过江，迸着热泪高喊一声：“金陵，我回来了！”

他使足了力气，望着故国的都城，一时竟忘了自己的身分，迈着重腿跑了起来。可是说不上为什么，那双腿就好像坠上了千斤巨石，怎么也迈不动。

长江平稳地向前流着，依然和从前一样。钟山隐在一片薄薄的雾气里，依然和从前一样。连那泣血的杜鹃悲凉的呼唤，也依然和从前一样。

他走不动，只好站在那里，望着在晨光中渐渐清晰起来的山川轮廓，回忆往事。这时，就好像在遥远的地方，隐隐约约地传来了马的长嘶，一会儿，又分明地听到那纷乱的马蹄叩动大地。

他回头看去，就见在滚滚的黄尘里，成千上万匹战马，向他飞驰而来。那马上骑着披挂甲胄的骑兵，个个都高举着寒光闪闪的长剑，呐喊着，在一面绣着“宋”字大旗的指引下，象一股旋风席卷而来。

一会儿，就真切地听到了呐喊声：“前边那个人就是李煜，别让他跑掉！”“看你还往哪里跑！”“把他抓住！把他抓住！”

李煜听着这令人胆颤心惊的喊声，立刻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：“我不能做亡国之君，若被擒，毋宁死……”

他又回过头来，望着天堑长江，望着金陵城郭依稀的影子，心里反倒坦然了。他慢慢地迈动双脚，向浩浩的江流走去。

前面是长江，后面是追兵，看来完节和保命是不能两全了，此时，只有一死！

他望着金陵古城，好象看到了祖父李昇那英武的影子。他老人家戎马半生，才取得了南唐的三千里江山。他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，正当盛年，就把皇位让给了父亲李璟，从此，一心钻研佛事。父亲儒雅，礼贤下士，但不会当皇帝，愿意和文人为友，整天沉湎于词章，但他却是一位极好的父亲……

纷乱的思绪在他的头脑中纠缠在一起，此时，理也理不清。后面的追兵已到，再不容他多想什么了。他悲怆地仰天长叹：“列祖列宗，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。追兵来了，我只有一死！你们在前面等着我……”

这悲怆的声音在空旷的江边传得很远。一时，本来晴朗的天气竟落下了潇潇细雨，老天也可怜这末代皇帝，滴下了悲悯的眼泪。

他慢慢地把袍襟提起来，轻轻地蒙上脑袋，又悄悄地向前走了几步，突然向浑黄的江流扑去……

这时，就有人轻轻地呼唤着他：“快醒醒，快醒醒……做了什么梦，这样一惊一乍的？”

李煜翻了个身，在恶梦中醒来了。但梦中的情景却依然盘旋在脑际，是那样地真切。他把刚睁开的眼睛又紧紧地闭上了，此时，他宁可象梦中那样去死，也不愿再活一天了！

然而，那梦境却象轻烟一般飘去了！他又回到现实中来：他现在依然在囹圄之中。此时，距那风景秀丽的江南，距那宫殿巍峨的金陵，何止千里万里？这里是中原，是大宋皇帝的都城——汴京。

自从两年前他被宋兵俘虏以后，就被囚禁在这明德楼下。被污辱，被捉弄，被嘲笑，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。跟他一起被俘的四十五名子弟，分别被分到各处当仆役，就是他的爱妃小周后也被派遣到一名公主的身边，给她当了梳头的杂役。虽然身在咫尺，却是见一面而不可得。诚然，大宋皇帝对他是优待的，不象对别的阶下囚那样苛刻。给他安排比较舒适的环境里，衣食住行都是无可挑剔的。平时书案上摆着笔墨，可以随时吟诗作赋，抒写性情。但是，他却不能离开这里一步，就象笼中的鸟一样，徒然长了一双翅膀，却不能在广阔的蓝天奋飞了。虽然那鸟笼是精制的，有的镶金，有的镀银，饿了，有美食可吃；渴了，有清溪可饮。但是，在笼中的一饮一啄，是何等地屈辱啊！主人是欣赏鸟儿的不自由，而大宋皇帝却是在欣赏他李煜的失败啊！

李煜的心象锥刺般疼，胸膛郁闷得就象要爆炸！

他从床上爬起来，穿好衣服，把蓬乱的头发理一理，然后站起身来。这时，凄凉的晨光照射到屋里来，给小小的斗室蒙上一片清冷的光辉。虽然已是七月天气，但由于今年阴雨连绵，中原一带的气温还不是很高的。

李煜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扇，只见天空仍然堆满了愁云。细雨就象牛毛一样，“刷刷刷刷”下个不停，整个京城被一片迷濛的雨烟笼罩着。不远处，皇家的宫殿若隐若现地躲在雨

雾里，不时地显露它嵯峨的身影，透出一派皇家威仪。一片市声渐渐地沸扬而起，那些叫卖声在李煜听来是那样粗犷，平直。而江南的早市，在细雨中却是别有风情的：卖蟹声是悠长的，带着水乡的轻柔，象一曲轻歌一样抚慰人心。而那些打着花伞卖菱藕的女子，一口吴侬软语，长长的，轻轻的，飘荡在那六朝故都的长街短巷，就如一曲曲沾着稻香鱼鲜的子夜吴歌。

于是，过去的一切，都在他的头脑中复苏了。

(二)

他首先忆起了清凉山下的那个月明之夜。假若没有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，他怎么会和大周后结成良缘呢？假若他不和大周后结成良缘，又怎么会在后来和小周后相遇呢？他的幸福和痛苦都和那个夜晚有关啊！

暮春时节，金陵的天气已经很热了。每当这时，李煜就要约上三五好友，带着仆从宫女到清凉山下的清凉寺来住。

这里不但远离市廛，而且是个风景清幽的所在。李煜每年到这里来，一是想能够清闲数日，读些书，让江山胜景陶冶一下性情，使那颗疲惫的心休息休息。再则，就在清凉寺旁，在竹叶萧萧的修篁之下，有一口井，叫做义井，这口井的水清冽异常，据说饮此井水，可以终生不老。李煜每年都要在这里住上几个月，用这个井的水沏茶，一天痛饮三五

次。

说起来这个井也真奇怪，井水一年四季与井口不相上下。每到阳春三月，就翻花冒泡，喷出一股甘冽的气息。用这个井的水泡茶，喝了使人神旺；用这个井的水洗脸，能使粗糙的皮肤变得细嫩。

这个寺的老僧玄鹤，一小出家到这里，如今已逾百年，可是他仍然身强体健，面孔红润，步履轻捷，声如洪钟。这一切，据说都是因为玄鹤老人喝了义井水的缘故。

所以，李煜年年都要到这里来喝水。

那一天，浑圆的月亮升起来了，清凉山把它秀丽的影子贴在蓝幽幽的天幕上。一颗星，两颗星，微笑着向下方窥探，彼此神秘地对视着，好象传递着什么消息。是什么鸟在竹林里热切地叫？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它好象用整个心灵呼唤着另一颗心，向远处的什么地方传递着爱的情愫。

李煜从清凉寺中走出来，顺着竹林中的小径，慢慢地向前走。几只流萤在他的面前飘过来又飘过去，好象几颗金星。在迷茫的月光下，突然有一股清冽的气息传来，不由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。原来前边就是义井了。

此时李煜甩掉了宫女，独自一个漫步在寺外，平静的内心隐隐地涌上一股诗思。面对着明月清风，温馨的春夜，他要写一首诗，或填一首词，抒发一下他此时的恬适的心情。

他仰起头来，望着满天清辉，倒背起手，停住了脚步，就要吟哦起来。

然而，从前面不远的地方，却隐隐约约地传来一缕缥缈的箫声。在迷离的月光下，好象几根细细的游丝，从夜暗中

轻轻飘来，又向远万的渐渐深沉起来的暗夜，袅袅飘去。有如一个人的灵魂在游荡，不知何处是它栖止的地方。

这不绝如缕的箫声飘飘荡荡，一下落到了李煜的心里。此时，他的诗思竟被这箫声融和了，似乎也化作那多情的、呜呜咽咽的声音，在这被夜幕遮掩的江南大地上飘荡。

李煜的心沉醉了。沉醉于这静静的初夜，沉醉于这多思的箫声。

他分开翠绿的竹叶，踏着荒凉的小径，循着叹息的箫声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就在义井旁的一棵老树下，有三五少妇或坐或站，围着一个吹箫的少女，都仰头望着那大若铜镜的月轮，静无声息地听着那少女的吹奏。

她们沉浸在呜咽的箫声里，显然都忘了周围的世界，当然更不会发现有人来。

一曲刚完，一曲又起。

李煜就这样痴痴地站在距离她们不远的地方，听着那时而长吟，时而饮泣；时而诉说，时而短叹的箫声。随着那箫声的起起落落，他的心也摇摇荡荡。他忘了自己的存在，只觉得自己的灵魂随着那吹箫女儿的手指，忽而飘向不可知的地方，忽而好象又从天外归来，重新回到自己的躯壳里。

月轮渐渐地偏西了，月华也渐渐地淡了。清凉寺的钟声响起来，报告一更将尽。

那几个少女都站起身来。看样子她们是要走了。

“看她们那飘然欲仙的样子，莫非是来自月宫？”李煜仍然站在那里，眼睛一眨也不眨。他要看看清楚，她们将归

往何处。

这时，突然有一个少女说话了：“大姐，你吹箫吹了这半天，早就口渴了。正好树旁有口井，我去给你舀一碗水，润润嘴唇，再吹几支曲子。反正时间大早呢……”

“小妹，那可使得！这是咱国主的义井，动不得的！听说除了公子王孙之外，只有清凉寺的老僧玄鹤才能喝……”方才那个吹箫的女子急忙阻止。

“除了公子王孙能喝之外，咱南唐的黎民百姓谁都能喝……”李煜突然几步走到那几个女子身边。

李煜出现在她们的前面，好象从天而降，把她们吓得尖叫一声，紧紧抱在一起，不约而同地、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你是谁……”然后，又都睁大眼睛，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李煜。

只见他不高不矮，身材适中，方正的脸上有一双大大的神采奕奕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下面有一张总带笑意的嘴。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善良的人。

李煜看到她们渐渐地平静下来了，就又往前迈了几步，笑着回答：“你们就叫我听箫人吧……”

还是那个被称为小妹的女子勇敢，她从团团挤在一起的姐妹们中间走出来，抬着脸问李煜：“全天下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，你骗我们！你快说吧，姓甚名谁，乡里何处？”

李煜被她那歪着头、叉着腰的小儿女的憨态逗笑了。他用手往身后一指：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……”

“你不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不告诉你……”那个叫小妹的女子指着李煜笑嘻嘻地喊着，然后一猫腰，就钻到姐妹堆里

去了，“我们要回去睡觉了！听箫人，今天再也没人给你吹箫了……”

那三五个女子，果然象天上的仙女一样，踏着斑斑驳驳的竹影，一路上又说又笑，簇拥着走了。

“吹箫的大姐，你还没喝一口水呢！这口井，我说了就算，你愿意啥时喝就啥时喝，你愿意喝多少就喝多少……”李煜跟在她们的身后，真诚地说。

那位吹箫的少女停下了，并且慢慢地回过头来，向他嫣然一笑。在如水的月华中，李煜看得十分真切。

这真是一个绝代佳人啊！

只见她高高的个子，满头黑发，回眸一笑，是那樣的妩媚。虽然别的一切看得不甚真切，但就是从这月光下看到的朦胧的影子，也可以断定，这是一个天生丽质。

人，飘然地去了！李煜还痴痴呆呆地望着人影消失的地方，也不管苍苔露冷，井畔风凉。就是这样痴情地望着，望着……

清凉寺的钟声又响了，悠远清徐的声音传得很远：“当喻——”“当喻——”它向不寐的人们报了二更。

李煜只好失望地往回走。但是在乌蓝的夜岚中，又出现了那一双盼顾生姿的大眼睛，此时正含着多情的笑意，欲言又止地望着他，好象要向他袒露心灵的秘密。然而又娇羞不语，撩拨得人心难以有片刻地平静。

那钟声的余韵仍在江南的山水间荡漾着，恰如李煜此时心中起伏的、难以名状的情怀。说不上是一种什么东西，徐徐地来了，震动得心弦乱颤。人到了这种时候，真想哭一场、

笑一场；真想把眼前的幻影牢牢地抓住，把它印在心上。为它哭，为它笑，为它折磨得心力交瘁，甚至为它而死，也都是值得的啊！

唉唉，这是一种什么感情呢？恐怕这就叫做爱情吧？

李煜不久就打听明白了，原来那个吹箫的女子是金陵名士周宗的长女，名叫娥皇。娥皇还有一个妹妹，名叫女英。

这娥皇小姐长得粉面朱唇、婀娜多姿，在金陵古城可算是国色天香，第一美人。她不但长得漂亮，而且通经史，善音律，兼擅歌舞、琵琶，对各种乐器的掌握都达到了娴熟的程度。金陵满城的公子哥儿，早都把娥皇挂在心上，对她就象狂蜂浪蝶围着花丛飞来绕去一样，追逐不已。但她一点也不被这些浪子所动，她私下对妹妹说，她要出嫁，就嫁给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绝不嫁给那些浮浪子弟，那些寻花问柳的人。

对于这样一个倾城倾国的女子，李煜以前根本就不知道。他是一个书呆子，一天到晚只知道读书填词，外边的事情他知道得很少很少。

自从上次他在义井旁遇见娥皇之后，一股温馨常常袭上心头，使他心神不安。有时竟抛了书卷，在书房中踱来踱去，回忆那个使人心醉的夜晚。

于是，在一个秋水澄明的日子，十八岁的李煜与娥皇举行了成婚大礼。

一个是皇家的太子，“洞晓音律，精别雅郑”，诗书琴画，无所不通；一个是名门才女，精通六艺，这可真是天配

良缘。

成婚之后，两个人曾经一度研究唐乐。有一些有名的曲子，经过娥皇的鉴定和整理，又重新在南唐的宫中演奏。

有一天，漳州的太守给李煜呈上来一卷纸色发黄的乐谱。等李煜和娥皇翻开来查看的时候，就见那乐谱的纸质已经松脆，有的地方已经残缺不全，还有的地方已经漫漶不清。

李煜翻了一过，虽然认定这是前朝留下的遗物，但想要搞清这是一部什么乐谱，似乎是不可能的了。

娥皇却点着红烛，把那松脆发黄的乐谱小心地铺在书案上。然后就一页一页地轻轻地翻了起来。每翻到一页，她都皱着眉头沉吟良久，直到那动人的浅笑重又回到她的嘴角眉梢，她才把那发黄的书页再翻过去。

一枝红烛燃尽了，她就再点上一枝。

报时的钟鼓已敲到三更，宫中的角角落落灯火已经相继地灭了。只有宫墙四角的箭楼之上，还闪烁着幽幽的灯火。在后宫，也只有李煜的书房还亮着一星烛火。

娥皇仍在烛光下翻着那本乐谱，她身旁的床上，李煜和衣而卧，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高高的墙上映着娥皇的沉思的剪影。

这时，在绛纱窗的一角，已透入一片朦胧的曙色：由浅灰，而桔红，由桔红，而钢蓝。同时，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钟声好象在一个时间内敲响了，这钟声形成一股低沉的然而又有点凄清的声浪，在江南的锦山绣水间回旋。

钟响更残，古城天晓。

这时，娥皇突然兴奋地站起身来，高声叫道：“重光，

我译出了这部乐谱，”她一边喊叫，一边推醒了李煜，那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

李煜坐起身来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看那娥皇本来就比三春娇艳的脸上，此时更其娇艳了。

她在地上旋舞一圈，象一阵风似地跑到李煜的身边，两眼含笑，朱唇慢启：“这就是失传多年的《霓裳羽衣舞曲》，我到底把它破译出来了！你听——”

说着，她就从粉墙上摘下琵琶，也不管李煜要不要听，就坐在一把油黑的漆凳上，伸手拂了拂裙裾，然后又挽了挽衣袖，又把那满头乌黑的头发向后拢了拢，就眯细了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，左手抚弦，右手轻挑慢捻，于是，那琵琶就发出了动人的乐声。

先是刮过一阵轻风，随后就是那衣裙轻飘的声音。好象是风入秋林，吹得竹叶簌簌；好象是风过平湖，吹皱了一湖春水；好象是采莲船轻荡碧水，惊起一滩鸥鹭。然后又是草坪上的轻歌曼舞，可以听到窸窣的裙裾碰落小草上夜露的声音；舞女们娇喘嘘嘘，脸上抹上了一层胭脂红。一会儿，这些长裙拖地的精灵们，又羽化而登仙，随着一阵习习的轻风，向湛蓝深邃的长空飞去……

娥皇的弹奏技艺是何等娴熟！她把那曲子记在心中，就通过那尖尖的会说话的手指，通过那无生命的琵琶，描绘出古代的风情、宫女的一颦一笑、一喜一忧……

李煜听着这时而悠扬、时而激越的琵琶声，他那多愁善感的天性使他时而沉浸在兴奋的漩涡里，时而又满腹忧伤、一腔清愁。一会儿，他就热泪盈盈了。

弹完一遍，李煜叫娥皇再弹一遍。

宫女打开了窗子，江南晚秋的晨光流泻到屋中来。一股清凉的风带着瓜果的清香也同时涌进书房。李煜感到，似乎整个江南都通过这扇敞开的窗子，来听娥皇的弹奏。

(三)

透过疏疏的雨帘，他好象又回到了江南大地。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，他眼前的这扇窗，已不是金陵宫苑里那小巧玲珑的书房的那扇窗了。眼前的春雨，也不似江南的春雨，那里的春雨是甜润的，常常掺和着茶花的幽香；那雨声也别有韵味，刷刷地，带着使人心醉的温馨。在那如轻烟般的细雨中，菜花一夜之间黄得如金；秧针绣出了江南的明丽；而那披着绿蓑的渔翁，小舟融进桃花丛里，细雨湿了他悠长的渔歌，使那有字无腔的村歌野调更加绵长……

啊，那是怎样令人神往的三月呀！

然而，这里……雨声单调而凄凉，风声落寞而忧伤。远处是厚厚的黄土覆盖的大地，连遥远的天地相接的地方都是一片苍黄……

他是靠回忆度过那些难捱的日子的。他活在那血泪交织的回忆里，他望着满天的愁云，心想：“假若我要是没有了回忆，那我就该迅速死去，用自己的手结束这惨淡的生活……”然而，他又想到了小周后，她同我一起来到汴京，和我一起